

靳瑞教授针法特色

□ 易 玮 (广州中医药大学99级博士生 广东 广州 510405)

摘要 文章通过介绍靳瑞教授几个行之有效经验针灸成方的组穴原理、组穴原则来体现靳老的主要学术思想——独创的三针疗法体系；重点介绍了靳老“候气、辨气、补泻”的行针三要素的针法特色；简要介绍了靳老对传统针刺补泻手法与现代针刺补泻手法的独到见解和二者有机组合的临证经验。

关键词 靳三针 针灸成方 针法 靳瑞

靳瑞教授是我国著名针灸学家、岭南针灸新学派的创始人。他出身于中医世家，从事针灸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已50年。靳瑞教授勤于探索、不断创新，总结出一套临床行之有效的针灸治疗组穴方法，这就是享誉海内外著名的“靳三针”疗法。“靳三针”既是靳瑞教授长期临床心得的结晶，更是其临证宝贵经验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取穴简约、主治广泛、组方独特、手法精湛、疗效显著，而且蕴含了深刻的理、法、方、针原理。现以“靳三针”为例介绍导师靳瑞教授的针法特色。

1 三针组穴 方简效宏

靳瑞教授在临证实践中不但注重单个穴位的作用，而且更注重穴

位间的组合功效，他根据中药君、臣、佐、使配伍原则进行选穴组方，突破传统单穴或双穴配对形式，绝大部分采用三个穴位为一组，一组或多组联合运用。三针组方一方面避免了单穴、双穴治疗的局限性，同时也避免了常规多针布穴的繁杂性，以一穴为主，二穴为次，取三穴有机组合而达到力专效宏的功效。在三针组合中，靳老融局部取穴、远道取穴、循经取穴、异经取穴、对症取穴以及前后、上下、左右、表里等多种取穴配穴方法于一体，故方虽简，但主治功效却变化无穷。如“手三针”取曲池、外关、合谷三穴合为一组。靳老指出合谷为手阳明的原穴，也为四总穴及四关穴之一，有醒脑开

窍，通调气血之功，可治疗手腕部的局部病症，更可治疗头、颈、面部等远部病症，在组方中取为主穴，其配本经合穴曲池、手少阳三焦经外关穴，既针对病位，又针对病性，用之可统泻手三阳经之火。故既可治上肢瘫痪、感觉异常等病症，亦可治外感发热等病症。再如“颈三针”组穴，靳老在颈椎上、中、下局部位置选取天柱、百劳、大杼三穴。天柱、大杼，属足太阳经穴，膀胱与肾相表里，肾主骨，故二穴为治疗颈椎病变之要穴。百劳为奇穴，主治诸虚劳损；三穴相合主要用于治疗颈椎病等颈部退行性疾病。大杼亦为督脉之别络，督脉上通于脑，故靳老对于小儿生长发育不良或小儿脑瘫等出现颈软无

力者，常以本组穴位进行治疗。

2 融古汇今 优化组合

靳瑞教授非常注重临床实践，常借鉴现代医学研究成果，将传统针法理论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其所创三针，大多融合了生理解剖学及现代经络腧穴等理论，故科学性强，配穴严谨，理法明了。如治疗小儿自闭症，靳老先前采用补肾益气、填精益脑法，取肾俞、命门、百会穴治疗，但疗效不甚满意。后经详细研究本病的病因病机，结合现代医学有关研究成果，靳老认为，肾藏志，志即神志、智慧之意。本病虽非神志昏迷之症，但当属脑神醒而不清、兴奋度不高，因此应以开窍醒神为原则，涌泉穴位于足底，是足少阴肾经井穴，现代腧穴研究认为它具有醒脑开窍、宁神益智之功效。又肾藏精，精生髓，脑为髓之海，故按上病下取理论，靳老舍它而取涌泉，临床疗效明显提高。但脑腑病大多病症复杂，涉及多个脏腑，因此一个穴位功效难以令人满意，为进一步提高疗效，靳老便从足少阴肾经循行部位，取涌泉、泉中、泉中内组成“足智针”，三穴协同，加强刺激。结果表明，“足智针”强刺激治疗小儿自闭症具有非常显著的疗效。“颤三针”同具特色，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时，靳老常选取对侧颤部穴位，以耳尖上2寸为第1针，其左右旁开各1寸为第2、第3针。靳老认为中风一证，多与肝风内动或情志失调有关，而头为诸阳之会，头颤部为足少阳胆经循行分布之处，肝胆相表里；同时借鉴现代医

学观点，认为颤骨最薄，骨缝最为密集，针刺效应的产生多与骨缝的传导有关，因此选取接近骨缝处的头针效果最佳。同时颤部血管神经分布丰富，对针灸等刺激较为敏感，故通过针刺“颤三针”，可达到疏通经络气血，加强局部血液循环的作用，又可平肝熄风，清肝胆之火，鼓舞少阳生发之机。临床证明用“颤三针”治疗中风后遗症效果明显优于其他组穴。

3 注重手法 强调补泻

靳老不仅注重对针灸成方的探讨，对针灸手法也颇为重视。他认为，针灸包括了经络、腧穴、刺灸手法、辨证施治等内容，这些环节中如果针刺手法做得不够好，足以导致疗效降低，甚至病情加剧，因而他提出“行针三要素”，即候气、辨气、补泻。候气为入针后的第一重要步骤，如气不至则无以施其术，所以靳老在临床施治中常在入针后应用拇指、食指、中指紧握针柄，略提针尖，静以候气。在候气的同时，仔细分辨针下气之性质以及气至快慢，据此掌握疾病性质及其预后。靳老指出辨气另一目的还在于分辨针下谷气、邪气，从而决定针之补泻。若在候气时，候之有时，气徐缓而至，针下渐觉充实，说明谷气已至，当此之时要“慎守勿失”，不可骤然泻之，应施以补法，使病人“若有所得”。若气至紧涩疾速，说明邪气之至，此时不可妄用补法，当针泻其邪，使病人感到“恍然若有所失”。至于行针补泻，靳老对此更有独到见解，认为补泻手法大体可分为传统针刺

补泻手法和现代针刺手法。前者又可划分为秦汉以前和晋以下至明代两类，秦汉以前以《内经》和《难经》为代表，晋至明代以《针灸聚英》和《针灸大成》为代表。靳老尤为推崇《内经》的补泻手法，临床喜用疾徐补泻，他指出明代补泻手法源于《内经》又超出《内经》，为针灸史上的一大进步和发展。至于现代针刺手法，靳老认为它有别于传统补泻手法。后者是以经络学说为基础，以脏腑经络的虚实为对象，虚补实泻，补泻手法的反应标准是行补法后因血充盛而有针下热的反应，行泻法后，因邪气减退，而有针下寒的反应，而现代针刺手法是以神经的调节反射为基础，认为针刺治疗作用是神经调节为主的结果，而神经的兴奋和抑制活动过程，是和刺激强度，刺激时间，以及当时的机体状态有密切关系。因此，现代针刺手法，以刺激强弱，留针时间长短去区别针刺的性质，而且必须找到酸麻胀等的神经感应为标准。靳老认为古今手法虽依据标准不一，但可互参，结合应用。如靳老在应用颤三针时即以古代徐疾及捻转补泻方法结合现代轻、中、重刺激，这样组合既可大大提高针刺疗效，又可使针刺操作更加规范化。

靳瑞教授将其学术思想和宝贵临证经验集中体现于三针疗法体系，三针疗法的创立不仅丰富了针灸治疗学，而且为建立临床固定针灸处方提供了良好的开端，为针灸研究的客观化、规范化、标准化奠定了基础。